

走向学者之路

陈文忠◎著

人文学科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人文价值的阐释和人文精神的弘扬



安徽师范大学

走向 学者 之路

陈文忠◎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李克非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学者之路 / 陈文忠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676-2436-8

I. ①走… II. ①陈… III. ①人文科学—学术研究 IV. ①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8688 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

走向学者之路

ZOUXIANG XUEZHEZHILU

陈文忠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00mm×1000mm 1 / 16

印 张：20.5

字 数：35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2436-8

定 价：52.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言 “大学之道”	1
------------------	---

第一部 走向学者之路

第一章 人文学者的使命	9
第二章 走向学者之路	40
第三章 人文学科的学术方法	69
第四章 人文学科的学术提问	97
第五章 一篇学术论文的诞生 ——文艺美学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写作	120
第六章 典范是最好的老师	134
第七章 走向文艺学研究之路	139
第八章 走向西方文论研究之路	157
第九章 走向比较诗学研究之路	171
第十章 迈向新世纪的美学历程 ——读阎国忠教授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	190

第十一章 诗歌风格史的学术方法
——以《唐诗风貌》为中心的思考196

第十二章 为接受史辩护
——《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的学术意义208

第二部 走向至善之路

第十三章 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关于“生命的一次性”的若干思考217

第十四章 “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228

第十五章 “维特”为什么那样烦恼?238

第十六章 每一个沉默的学生都是一座沸腾的火山!247

第十七章 知识与幸福
——关于知识价值的三个命题257

第十八章 幸福人生“五步曲”268

第十九章 “一切职业中都有艺术家”279

第二十章 一生与青年为友的美学家284

第二十一章 “让思想流动起来”
——谈谈课堂教学的艺术304

后 记319

绪言 “大学之道”

大学何为？大学之道何在？大学是学者的摇篮，“大学之道”是走向学者之道；大学是心灵的圣地，“大学之道”是走向至善之道！

生命意义的阐释和人文理想的守护，是人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无限完善”是人文学者的使命，更是每一个真正的人的使命。因此，“走向学者之路”，只是“大学之道”的第一步；“走向至善之路”，才是“大学之道”的终极目标。这是我四十年大学教学生涯对“大学之道”的理解，也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对人文学本质的认识。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西方的大学，渊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当时的大学，是一种远离尘嚣的、修道院式的小型学院，被喻为“僧侣的村庄”。西方现代意义的“大学理念”，产生于欧美三国的四大名校，即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大学理念和大学模式。

英国的传统大学，崇尚“博雅教育”和“绅士教育”的古典人文精神，大学要培养的不仅仅是有知识的人，更是有教养的人。早期西方大学在摆脱了教会的附庸地位之后，逐渐成为学者自给自足的学术机构，在高高的围墙后面，静悄悄地从事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活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1852年，牛津大学神学家、教育家纽曼，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专门探讨大学理念的专著《大学的理想》。纽曼所坚守的“大学的理念”，正是这种欧洲古典大学的传统，一种“自由教育”的传统，它也是那个时代人文学者关于大学教育的主流观念。纽曼在《大学的理想》的“前言”中，开宗明义：

我对大学的看法如下：它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

扩知识为目的。^①

纽曼把整个论述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他对大学性质所做的解释,以及他所谓所有知识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基础之上。他从辞源学的角度认为,大学(university)^②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而非狭隘的专业知识,主张“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换言之,纽曼的“大学理想”是自由教育的理想,重在对古典文化的传承,教育之目的在于人格的培养,最终养成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于一身的“绅士”。

然而,从19世纪开始,欧洲的大学已经不再是古典人文主义的一统天下。在工业革命强劲势力的推动下,科学功利主义的涓涓细流逐渐汹涌澎湃,与源远流长的古典人文主义形成二水分流之势。英国传统大学的理想逐渐黯淡,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成为新的潮流。研究型大学的传统是由洪堡创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奠定的。1809—1810年间,洪堡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这篇著名的未完稿中,阐述了他的“大学理想”:

所谓高等学术机构,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③

洪堡理想中的大学应当是“高等学术机构”,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应该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字塔”上放置一块砖石。洪堡所阐述的现代大学的功能和使命、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边界、政府和国家力量干预的限度、大学参与社会的程度和方式等问题,则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主题。

美国大学是对英、德大学理念的综合性的创造发挥。但美国的大学更注重与社会和市场的结合,注重为社会和市场培养专门人才。客观地说,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著名大学,一方面承继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方面也承继英国大学重教育之传统。发表于1945年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又称《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通识教育的蓬勃发展。就一般而言,美国大

① 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 纽曼在回答“何谓大学”时说:“如果有人请我尽量简要通俗地描述大学的面貌,我应该从中世纪大学之堂之古老命名汲取我的回答,或曰‘普遍学问的学堂’。”(杨自伍编译:《教育:让人成为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大学一词从辞源来看,即拉丁语“universitas”,是谓“合为一体”之意。

③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学的研究院采取德国的模式,大学的本科部则多少受英国的影响。但是,当更多的美国大学注重与社会结合,注重学术与市场结合,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大学已不再是传统的“象牙塔”,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①

从英国、德国到美国,现代大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功利化。二百年的现代大学“进化史”,在规模和功能上,经历了从“乡村”—“市镇”—“城市”、从“象牙之塔”—“研究中心”—“知识工厂”的双重三部曲。然而,文化不同于物质;文化的进步不同于物质的进化。美国学者安东尼·克龙曼在《教育的终结》中失望地指出:作为这种发展的代价,大学最终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从而导致了传统的人文主义的大学教育的终结!^②

人类大学教育的历史实践,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大学理念,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大学模式。但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自有其根本的“大学之道”,自有其永恒而普遍的“大学之道”,那就是研究高深学问,培育至善心灵。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探讨人生奥秘和生命意义的圣地。1946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把“大学的任务”归纳为四项,并逐一作了深入阐述。其要义如下:

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传授专业知识课程:“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

第二是教育与培养:“大学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

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大学任务的完成还要依靠交往的工作”;

第四是学术:“大学是学术勃发的世界”。

雅斯贝尔斯进而强调:“大学的四项任务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按大学的理想,这四项任务缺一不可,否则大学的质量就会降低。每

①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页。

② 参阅安东尼·克龙曼:《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诸惠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一项任务都是大学理想的生命整体的一部分。”^①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任务”，综合了古典人文主义和现代科学主义的大学理念，是颇为圆融全面的见解。

其一，学术是大学的生命，研究是大学的灵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说得好：“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不但无进步，而且会退步。”^②大学是学者的家园，也是学者的摇篮。潜心思考，不断探索，成为一个有创见的学者，是大学教师基本的学术品格；法乎其上，孜孜以求，成为一个未来有成就的学者，也是每一个大学生应有的学术追求！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潮流，无论走到哪里，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你未来可以不当学者，但你必须具有学者的境界。

其二，大学是新人成长的世界，大学也是人格完善的世界。古老的《大学》说得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科学是中性的，科学的价值是人赋予的。没有灵魂的科学教育是危险的。科学家沦落为纳粹的帮凶，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一些大学生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悲哀的当下现实。“文哲是人类心灵”^③。没有人文学科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大学，没有人文教育的大学是不合格的大学。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应当是塑造性情纯正而智慧高超的人格，所谓“依理性而思，依理性而行”^④，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最终目标，当如爱因斯坦所期望的那样：“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⑤

概而言之，大学是学者的摇篮，大学之道是走向学者之道；大学是心灵的圣地，大学之道是走向至善之道！

最后，用十六字概括我的“大学观”：“一堵围墙，一种氛围，一部经典，一片宁静”：

一堵围墙，是精神的围墙，隔离尘世喧嚣，筑起心灵家园；
一种氛围，是文化的氛围，洋溢青春诗意，氤氲求知渴望；
一部经典，是人类的智慧，探索科学知识，形成文化人格；

①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3页。

② 罗家伦：《中国人的品格》，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③ 罗家伦：《中国人的品格》，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④ 王财贵：《读经二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页。

⑤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一片宁静，是内心的宁静，潜入学问海洋，攀登至善之境。

收入本书的文章，是我对“大学之道”理解思考的点滴成果；而从“走向学者之路”到“走向至善之路”，则是贯穿全书诸文的内在线索。第一部“走向学者之路”，是我作为大学专业教师对人文学和文艺学的学术思考，可分两个层次：前六章是关于人文学者的使命和人文学科的性质方法的一般探讨，后六章是对文艺学主要分支的学科性质和学术方法的具体论述；第二部“走向至善之路”，是我作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长者反思生命历程的人生思考，也可分两个层次：前两章是关于生命真相和人的使命的一般思考，后六章是对学生的生命困惑和人生提问的思考与回答。最后一章关于“课堂教学的艺术”，是我近40年课堂教学的一点心得，或可供未来的教师做一点参考。

第一部
走向学者之路



第一章 人文学者的使命



“君乃学者乎？然。何谓学者？彼即居厄困而不改其德之人。学者之本性则如何？彼勤于向学，从善如流。”

——中世纪·佚名

一、“君乃学者乎？”

何谓“学者”？顾名思义，是指“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进而指“有一定学术造诣的人”、“有学术成就的人”等等。其实，“学者”一词，在中西方都经历了由“学习的人”到“有学术造诣的人”的演化。

在中国，“学者”一词最初是指“学习的人”或“求学的人”。《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可能是“学者”二字的最早连用，也是最早使用“学者”一词的文献，意谓“求学的人”或“做学问的人”。《礼记·学记》论“学者有四失”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这里“学者”和“教者”对举，就是指“学生”和“教师”。“学者”的这层含义一直延续到后代。唐代薛存诚《太学创置石经》诗曰：“儒林道益广，学者心弥锐。”“学者”即指“太学”的学生。

“学者”的第二层含义便是指“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庄子·刻意》开篇，分析六种不同的修养态度。论第二种人曰：“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之所好也。”成玄英疏曰：“此乃平时治世之士，施教诲物之人，斯乃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游行而议论，或安居而讲说，盖是学人之所好。”成疏对先秦学者的生活作了生动的描述。此后，“学者”一词更多地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史记·伯夷列传》开篇所谓“夫学者载籍极

博，犹考信于六艺”，鲁迅《读书杂谈》所谓：“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所谓文人”^①，都是指博学的人，有学术专长的人，有学术成就的人。

《荀子·大略》有曰：“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如”者，“去”也。在荀子看来，理想的“仕者”首先应当是个饱学的“学者”，只有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才可能成为恪尽职守的“仕者”。而成为一个“仕者”，也是中国传统“学者”的最终归宿。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约翰·埃德温·桑兹在《西方古典学术史》“导言”中，对英语“学者”词义的演变作了渊博的介绍，极具价值，不妨引录，可与汉语“学者”相互照明。其曰：

“学者”scholar之称谓，本义为“学习的人”learner，继而引出第二层含义，凡熟练修习全部由“学校”the school所授者，或是通过早年的练习以及持久的自我修养而在准确无误的知识上臻于完备者，俱可当之。莎士比亚如此评议沃西主教Cardinal Wolsey：“他是一个学者，老练而良善。”此称谓特别用以指称才能足以驾驭语言者，即如拉斯金Ruskin在《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中说的：“音调，或表达一简单句式的口吻，立可标识出一名学者。”然而此名常常进而限于指称一类人等，彼“通晓所有最出色的希腊拉丁作家”，“不仅熟记彼辈的语言与思想，且已形成识鉴，好与古哲为友”。真正的学者，虽须几近活在过去中，然当志于继存旧者，以益而今而后。其人将遵从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嘱令：“你若勤学，请将时间所混淆者传抄完善吧。”纵令他已位居人师，仍将不辍于学；他的箴言将是“discendo docebis, docendo disces”【教学相长】；即若乔叟《序言》（译按，指《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序言）里的教士——“他既乐于学习，又乐于教授”；待他积年以进阶，仍孜孜奉行梭伦的话——“γῆράσκω δ’ αἰεὶ πολλά διδασκόμενος”【余虽老矣，尚能不辍学问】；及歿时，他或许会非常满足，假若他的同好或门人赞许他时就如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所说的，“向虔心于学问者致敬”，并且认为死者无愧于“一个语法学家的葬仪”。^②

在英语中，“学者”一词，不仅同汉语一样，指称“学习的人”、“有学术造诣的

①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

② 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1卷（上册），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人”、“有学术专长的人”；而且，似乎还特别强调真正的学者应具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及歿时，他或许会非常满足，假若他的同好或门人赞许他时就如罗伯特·布朗宁所说的，‘向虔心于学问者致敬’”。此种精神真可谓“学而不已，盖棺乃定”。

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个阶层的工作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值得人们尊重。然而，“以学术为业”、“以学问为生”的“学者”，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对于“学者”独特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和工作方式，中西哲人作过精彩的阐释。

在西方，学者被视为“忙碌的闲人”。在外人看来，大学教师轻松而悠闲，教师自身则时时感到忙忙碌碌。在希腊语中，“学者”一词的意思，正好是“忙碌的闲人”；既要“忙”，思维要忙碌，又要“闲”，闲暇出智慧。亚里士多德说得好：“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①一个真正的学者既要神定气闲，又要思想敏锐，不停地思考和探索，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在中国，学者被视为“快乐的学人”。古代哲人认为，学者的生活是一种愉快的生活。君不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时习之”是快乐而愉悦的事，在不断的温习中，会有新的认识、新的体会、新的收获。明代学者王心斋有一首《乐学歌》，把“学而时习之，不也说乎”作了诗化演绎：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在《乐学歌》中，“学”和“乐”，完全融成了一体。

“君乃学者乎？然。何谓学者？彼即居厄困而不改其德之人。学者之本性则如何？彼勤于向学，从善如流。”^②古今中外“真学者”，居厄困而不改其德，处卑位而不忘其志，勤于向学，从善如流。因此，即使在“众神狂欢”、“娱乐至死”的今天，谈到“学者”，依然不免令人心生敬意。然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并不容易，成为一个有成就、有使命感的学者，更非易事。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

② 转引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1卷（上册），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二、人文学者的现代诞生

现代人文学者是伴随着人文学科的现代重建而诞生的。因此,在探讨现代人文学者的文化使命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人文学科现代重建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现代人文学科的重建史,也是现代人文学者的诞生史。

现代学术分类,把人类的学问分为三大领域,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这三大学科群中,凝聚着人类迄今从有关自然物质世界、社会群体生活和人类精神文化三大领域中获取的全部知识和智慧。

所谓人文学科,就是指以主体性的人为内在目的,对主体性的人进行教化活动的诸学科体系;西方的文、史、哲、宗,中国的经、史、子、集,是传统人文学科最主要的分支。这一定义概括了“人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三大特点:

第一,人文学科的对象是“主体性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具有独特文化生命而不同于动物的普遍人性的人,是承担着守护万物和看牧万物的责任的人;

第二,人文学科的手段是“人文教化”,即人的身心的全面教化,包括人的身心感觉和思想观念的全面发展和升华;

第三,人文学科的态度是“人文评价”,即人文学科是评价性活动,蕴涵“应当是什么”的人格典范,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价值意义和终极目的。

换言之,人文学科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具有文化生命的主体性的人为观照对象,以培育全面发展的人和塑造理想人格为目的的诸教育性学科体系。

从人类学术史看,传统学术就是以人文教化为宗旨的“人文学”,传统学者即是承担人文教育使命的“人文学者”。前文中西方所说的“学者”,无不指人文学者。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盛、工业革命的爆发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文学科迅速被边缘化。科学成为取代传统人文学术的新宗教。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唯科学主义造成的人性危机和精神危机,使人们重新呼唤人文主义,强调人文精神,重建现代人文学科。

回顾人文学科的嬗变史,对于认识现代人文学科重建的意义,认识现代人文学者担负的文化使命,是极为必要的。

西方的人文学科,萌发于古希腊古典人文教育的“七艺”。“七艺”是“七种自由的艺术”(拉丁文:Septem artes liberales)的简称,又称“自由七艺”。“七艺”包括: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其中,语法、修辞、逻辑又单称为“三